

吳越故事

錢塘逸聞軼事

六藝書局印行

最新彩印西湖圖 一大幅 二角
西湖名勝快覽 一冊 五角

西湖風景圖說

全 四 十 八 幅

甲種價

洋三元

乙種價

一元半

丙種價

洋一元

本局開設杭州西湖湖濱路發售
古書流通處原本影印書藉及各
大書局新舊出版各書優美者均
廉價出售備有書目以供選擇

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出版

錢塘逸聞軼事（全一冊）

（每部價洋三角五分）

杭州新市場湖濱路

六藝書局發行

杭州之西湖早經公認為世界第一
名勝方今交通便利便中外人士之來
遊者無間寒暑絡繹於道然一般欲
洞悉湖上掌故名勝遺蹟者每苦無
詳備之圖書翻檢為憾今本店搜求
以上各書一一付諸鉛槧以供游湖
人士尋幽探勝之助焉

西湖的圖書

尋常讀此况若臥遊 游湖時得
此可作嚮導 宜各人手一編也

湖山勝槩彙編

全八冊三元二角

△西湖韻事八種

一冊 四角

△張岱西湖夢尋

一冊 四角

△雪莊西湖漁唱

一冊 六角

△西湖竹枝詞三種

一冊四角五分

△金牛湖漁唱

西湖雜詠

一冊三角五分

△西湖遺事古今佳話

一冊二角五分

△西湖三女士傳

一冊二角五分

△西湖楹聯新集

一冊 四角

錢塘故事叢載

全八冊

●西湖舊聞南渡稗史

一冊三角五分

●西湖詩詞叢話

一冊

●觀濤指南

附舟車消閑錄

一冊 三角

●湖上三百詠

一冊

●湖塢清波筆記

一冊

●湖山靈秀集

一冊

●觀潮游記

消閑錄

一冊

●杭俗遺風

江鄉節物詩

一冊 五角

錢塘逸聞軼事

錢塘田叔禾撰

錢鏐字具美。杭州臨安人。臨安里有大木。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。鏐坐大石。指麾羣兒爲隊伍。號令有法。羣兒皆憚之。及壯。無賴。不喜事生業。以販鹽爲盜。縣錄事鍾起。有子數人。與鏐飲博。起嘗禁其諸子。諸子多竊從之游。豫章人有善術者。望斗牛間有王氣。牛斗錢唐分也。因游錢唐。占之又。在臨安。乃之臨安。以相法隱市中。因求其人。起與術者善。術者私謂起曰。占君縣有貴人。求之市中。不可得。視君之相貴矣。然不足當之。起乃置酒。悉召縣中賢豪爲會。陰令術者徧視之。皆不足當。術者過起家。鏐適從外來。見起懼反走。術者望見之大驚曰。此真貴人也。起笑曰。此吾甥舍錢生博徒爾。術者召鏐熟視之。顧起曰。君之貴者。因此人也。迺慰鏐曰。子骨法非常。願自愛。因與起訣曰。吾求其人者。非有所欲也。直欲質吾術爾。明日遂去。起始縱其子等與鏐游。時時貸其窮乏。及鏐貴。辟起爲賓客。

唐乾符二年。浙西裨將王郢作亂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。表鏐偏將。擊郢破之。是時黃巢衆已數千。攻掠浙東。至臨安。鏐曰。今鎮兵少。而賊兵多。難以力禦。宜出奇兵邀之。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。巢先鋒度險。皆單騎。鏐伏弩射殺其將。巢兵亂。鏐引勁卒蹂之。斬首數百級。鏐曰。此可一用爾。若大衆至。

何可敵耶。乃引兵趨八百里。八百里者地名也。告道傍媼曰。後有問者。告曰。臨安兵屯八百里矣。巢衆至。聞媼語。不知地名。皆曰。嚮十餘卒。尙不可敵。况八百里屯兵乎。乃引兵還。

中和二年。越州觀察使劉漢宏。與杭州刺史董昌搆兵。鏐擊斬漢宏。乃奏昌爲越州觀察使。而自居杭州。昭宗拜鏐爲都團練使。尋進鎮海軍節度使。頃之。董昌以羅平島讖反。越州鏐擊取之。乃進鏐封爵。而錫之鐵券。曰。維乾寧四年。歲次丁巳。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。皇帝若曰。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。浙江東西等道觀察。處置營田招討等使。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。開府儀同三司。檢校太尉。兼中書令。使持節。潤越等州諸軍事。兼潤越等州刺史。上柱國。彭城郡王。食邑五千戶。食實封一百戶。錢鏐。朕聞銘鄧鷟之勳。言垂漢典。載孔惺之德。事美魯經。則知褒德策勳。古今一致。頃者。董昌僭亂。爲昏鏡水。狂謀惡貫。流染齊人。而爾披攘兇渠。盪定江表。忠以衛社稷。惠以福生靈。其機也。氛祲清。其化也。疲羸泰。拯吳粵於塗炭之上。師無私焉。保餘杭於金湯之固。政有經矣。志將王室。績冠侯藩。著於旂常。流在丹素。雖鍾繇刊五熟之釜。竇憲勒燕然之山。未足論功。抑有異數。是用錫其金版。申以誓詞。長江有似帶之期。泰華有如卷之日。惟我念功之旨。永將延祚子孫。使卿長襲寵榮。克保富貴。卿恕九死。子孫三死。或犯常刑。有司不得加責。承我信誓。往惟欽哉。宜付史館。頒示天下。鏐如越州受命。還治錢唐。名所居營曰衣錦城。石鑑山曰衣錦山。幼所戲大木曰衣錦將軍。

天復二年封繆越王。天祐元年改封吳王。開平元年梁太祖卽位封吳越王。時有勸繆拒命者。繆不納。笑曰。吾不失爲孫仲謀。竟受命。改臨安爲衣錦軍。展飭塋隴。旌旆鼓吹。振耀山谷。童時釣弋之所。盡蒙以華屋。販鹽担簣。亦裁錦韜之。歎曰。焉敢忘本。一隣媼九十餘歲矣。攜壺漿角黍迎繆。呼曰。錢婆留。寧馨長進。繆下車拜之。蓋繆生時。光怪滿室。其父欲不舉。是媼強留之。故名錢婆留也。繆旣置酒。父老高會。男婦八十歲以上者。金尊百歲者。玉尊。時飲玉尊者十餘人。繆執爵上壽。歌曰。三節還鄉掛錦衣。吳越一王駟馬歸。天明明兮愛日輝。百歲荏苒兮會時稀。時父老聞歌。多不解音律。繆覺其歡意不洽。乃高揭吳音以歌曰。你輩見儂底歡喜。別是一般滋味。子長在我儂心子裏。歌訖。舉座廣之。叫笑振席。二年冊尊繆尙父。長興三年繆卒。年八十一。謚武肅。子元瓘立。

武肅王起側微。開國垂統。雖由天授。而其才智。亦有過人者。在軍中恒倚危枕而寢。未嘗貼席榻。置粉盤夜有所記。則畫盤中。或發銅丸於外。以警宿直。嘗欲廣牙城。以大公府。有術者告曰。王若改舊爲新。有國止及百年。如填築西湖以建府治。垂祚當十倍於此。繆曰。豈有千年。而天下無真主者乎。有國百年。吾所願也。卽於治所稍增廣之。及忠懿歸朝。錢氏霸吳越者凡九十八年。

元瓘字明寶。善撫將士。好儒學。善爲詩。使其國相沈崧。置擇能院。選吳中文士錄用之。然性奢僭。治宮室。天福六年。大火燒宮室。迨盡。元瓘避之火。輒隨發。元瓘大懼。因病狂。是歲卒。年五十五。謚文穆。子佐立。

佐字祐。立時年十三。諸將皆少佐。佐初優容之。諸將稍不法。佐乃黜其大將。國中皆畏服。卒年二十。諡忠獻。弟俶立。

俶字文德。宋太祖卽位。賜俶開吳鎮越。榮文耀武功臣。開寶九年。俶率子惟濬等入朝。賜居禮賢宅。劍履上殿。詔書不名。頃之。俶辭歸。廷臣請留勿遣。太祖不納。竟遣之。曰。善保汝國。盡我一世足矣。乃出文字一匣付俶。曰。到國閱之。途中勿啟也。俶歸錢唐。啟閱皆廷臣請留章疏也。泣下曰。我何敢負官家。及太宗卽位。俶遂納土。改封淮海國王。辭國號。封鄧王。薨諡忠懿。俶性謙謹。未嘗忤物。雖身當除國而享富貴者七十年。子孫繩繩。比登膺仕。允稱世家。

開寶初。忠懿王俶遣其臣黃夷簡入見。太祖謂曰。歸與元帥言。朕已於薰風門外建離宮。名禮賢宅。以待李煜及元帥。先朝者居之。今煜崛強不朝。吾已遣兵往矣。元帥可暫來一見。慰我延想。卽當遣還也。忠懿王聞之。遂入朝。太祖大喜。召宴後苑。時惟太宗及秦王侍坐。酒酣。詔王與太宗叙兄弟齒。坐太宗上。俶叩頭辭讓。繼之以泣。方得免。俶後入朝。太宗亦宴苑中。安僖王惟濬侍焉。泛舟宮池。太宗手舉御杯。賜俶。跪而飲之。明日奉表謝。其略曰。御苑深沈。想人臣之不到。天顏咫尺。惟父子以同親。其優禮如此。忠懿王入朝。太祖爲置宴。出內妓彈琵琶。王獻詞曰。金鳳欲飛遭掣搦。情脈脈。看郎玉樓雲雨隔。太祖憐之。起拊其背曰。誓不殺錢王。

忠懿王時。有和尚行歌於市。云還鄉寂寂。杳無蹤。不挂征帆。水陸通踏得。故鄉田地穩。更無南北與西東。或問其說。但云明年大家都去。未幾果有納土之應。

武肅王遣使於梁太祖。太祖問曰。王於國中好何物。使者曰。好玉帶駿馬。太祖歎曰。真英雄也。選玉帶一名。馬四賜之。及忠懿王入朝。進寶犀帶於宋藝祖。藝祖顧謂曰。朕有三條帶。與此蓋不同。俟請宣示。太祖笑曰。汴河一條。淮河一條。揚子江一條。俾大愧服。二君所見。一投其所嗜。以羈縻其內附之心。一眇其所寶。以昭示宏遠之略。皆用世之智也。

歐陽公五代史叙列國云。聞諸老故。謂吳越亦嘗稱帝。改元而求其事迹。不可得。頗疑吳越後自諱之。宋時王順伯收臨安府故碑。有石屋崇化寺幢。題天寶四年。明慶寺幢。題天寶五年。九里松觀音尊勝幢。題寶大二年。永月寺幢。題寶正元年。招賢寺幢。題寶正二年。小明慶金牛瑪瑙等九幢。皆題寶正。貢院橋柱。題寶正六年。至武肅王薨。遺命去國儀。用藩鎮法。臣事中國。然則天寶寶大寶正三名。皆僭號也。至今寺中石塔。有吳越王并年號處。皆鐫剗模糊。蓋歸宋納土時所改。不識順伯所收。能盡錄否耳。吳越國治在鳳凰山下。乃唐以前州治也。其子城南爲通越門。北爲雙門。皆金鋪鐵葉。用以禦侮。宋初卽其宮爲州治。政和二年。郡守孫沔改築雙門。易以木石。宋高宗南渡。卽州治爲行宮。徙州治於清波門內。

錢氏之建國也。築城自秦望山。由夾城東互江干。薄錢唐湖。藿山范浦。凡七十里。城門凡十。曰朝天門在吳山下。今鎮海樓。曰龍山門在六和塔西。曰竹車門在望仙橋。東南曰新門在炭橋。東曰南土門在薦橋門外。曰北土門在舊菜市門外。曰鹽橋門在舊鹽橋。西曰西關門在雷峯塔下。曰北關門在夾城巷。曰寶德門在艮山門外。無星橋。蓋其時城垣南北展。而東西縮。唐乾寧間。楊行密將攻杭州。携僧祖肩密來瞰城。祖肩曰。此腰鼓城也。擊之終不可得。又聞鼓角聲。曰。錢氏子孫甚貴盛。未可圖也。其營屯凡六。曰白壁營在城南上隅。曰寶劍營在鍾公橋北。曰青字營在鹽橋東。曰福州營在梅家橋東。曰馬家營在修文坊內。曰大路營在褚家塘。

錢武肅王有獻雲鶴水犀帶者。武肅登碧波亭。命許彥方繫帶試水。水開七尺許。

契盈者閩僧也。從吳越王登淥波亭。王曰。三千里外一條水。契盈云。十二時中。兩度潮。人以爲切對。蓋其時兩浙貢賦自海路至青州登陸。故云三千里。

貫休者。以詩謁錢武肅王。云。貴逼身來不自由。幾年辛苦踏山丘。滿堂花醉三千客。一劍霜寒十四州。萊子衣裳宮錦窄。謝公篇詠綺霞羞。他年名上凌雲閣。豈羨當時萬戶侯。王愛其詩。遣客謂曰。教和尚改十四州爲四十州。方與相見。休曰。州亦難添。詩亦難改。聞雲孤鶴。何天不可飛耶。飄然入蜀。

羅昭諫隱新城人。博物能詩。唐昭宗時。游京師。不遇。歸謁武肅王。辟爲錢塘令。尋掌書記。時鏐初授鎮海。

軍節度命沈崧草謝表。盛稱浙西繁盛。成以示隱。隱曰。是自賈征索也。請更之。乃極言兵火彫弊。有天寒而麋鹿來游。日暮而牛羊不下之語。廷臣見之曰。此羅隱詞也。又賀昭宗更名曄。表曰。左則姬昌之半字。右則虞舜之全文。京師稱爲諸鎮第一云。然性傲睨。好議評臧否。探隱命物。往往奇中。故至今杭人稱前定不爽者。猶云羅隱題破也。

武肅王招致賢雋。然忍褊多譴斥。獨新城羅隱。以談捷親昵。先是隱與桐廬章魯風齊名。武肅召魯風司筆札。魯風不就。執而殺之。吳仁璧者。關中人。中第入浙。謁武肅。辟入幕府。堅辭不就。又謝以詩云。東門上相。好知音。數展臺前郭隗金。累重雖然容食椹。力微無計報焚林。敝貂不稱芙蓉幕。衰朽仍慚玳瑁簪。十里溪光一山月。可堪從此負歸心。武肅怒。沈仁璧於江召隱。爲錢塘令。隱懼而受命。然亦時有督過。一日侍宴。獻詩云。一個稱衡容不得。思量黃祖謾英雄。武肅始悔悟。加禮於隱。

錢氏時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。謂之使宅魚。其捕不及者。必市以供。頗爲民害。一日羅隱侍坐。壁間有蟠溪垂釣圖。武肅王索詩。隱應聲曰。呂望當年展廟謨。直鉤釣國更誰如。若教生在西湖上。也是須供使宅魚。武肅王大笑。遂蠲其征。

吳越王妃。每歲歸臨安。王以書遣妃云。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。吳人用其語爲歌。含思宛轉。聽之凄然。蘇子瞻爲之易其詞。蓋清平調也。詞云。陌上花開蝴蝶飛。江山猶是昔人非。遺民幾度垂垂老。游女長歌

緩緩歸。陌上山花無數開。路人爭看翠輦來。若爲留得堂堂去。且更從教緩緩回。生前富貴草頭露。身後風流陌上花。已作遲遲君去魯。猶歌緩緩回家明。夏與誠偕全息耘。湖上暮歸賦詩。亦以緩緩歸爲結。其詩云。滾滾楊花兩岸飛。杖藜殊勝玉鞭揮。殘山賸水年年在。舞榭歌樓處處非。聲斷鷓鴣懷舊恨。情隨蝴蝶上春衣。前朝公子頭如雪。猶說當年緩緩歸。息耘蓋宋時全后之裔也。

武肅王左右。算術醫流。無非名士。有葉簡李咸者。善占筮。武肅當衛。忽一日。非常旋風南來。遶案而轉。召葉簡問之。曰。無妨也。此淮帥楊渥已薨。當早遣弔祭使去耳。王曰。生辰使方去。豈可便伸弔祭。簡曰。此必然之理。速發使往彼。若問如何得知。但云貴國動靜。當道皆預知之。王從而遣之。生辰使先一日到。楊渥已薨。次日弔祭使至。由是楊氏左右皆大驚服。

錢武肅王居宮中。輪差諸院。敏利老嫗監更。一夕有大蜥蜴。沿銀缸。噙油既竭。而倏然不見。監更嫗異之。不敢語人也。明日王曰。吾昨夜夢飲麻膏而飽。監更嫗以所見對。王微哂而已。

錢繆王嘗晝寢。湯沸於爐。一童子恐其驚寢也。以水沃之。令無聲。繆適寢見之。怒曰。是能窺我心事。遂殺之。忽見形於前。繆懼。乃封爲臨安縣土地之神。

武肅王開國日。頻役士卒。怨讟興焉。或夜書其門曰。沒了期。沒了期。修城纔了。又開池。王出見之。命書其傍。云沒了期。沒了期。春衣纔罷。又冬衣。嗟怨頓息。蓋以恩典發其感激之心也。亦應變之智云。

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。其人比諸國號爲怯弱。而俗喜淫侈。偷生工巧。自鏐世常重歛其民。以事奢僭。下至雞魚卵殼。必家至而日取。每筭一人。以責其負。則諸案吏各持其簿。列於庭。凡一簿所負。唱其多少。量爲筭數。已則以次唱而筭之。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筭百餘。獨其臣順中國。不煩兵革。而納土保家。爲可取耳。

錢氏鐵券玉冊。國除日進之內帑。宋季兵亂。券沈渭水中者五十六年。元至順二年。漁人獲而售之。錢氏之後。居天台者曰世珪。至明洪武二年。大封功臣。取其券以爲式。尋還其家。高季迪爲之歌云。妖兒初下。含元殿。天子仍居少陽院。諸藩從此擁連城。朝貢皆停事。攻戰岐王已去。梁王來。長安宮闕生蒿萊。天目山前。異人出。金戈雙舉。風烟開。羅平惡鳥啼。初起。犀弩三千射。潮水歸來。父老拜旌旂。醺酒槌牛宴鄉里。輕裘駿馬。驕春風。錦袍玉帶。眞英雄。詔書特賜。誓終始。黃金鏤字旌殊功。虎符龍節。彤弓矢後嗣。猶令赦三死。盡言恩寵。冠當時。天府丹書未踰此。摩挲舊物。四百年古色。滿面凝蒼烟。天祐宰相署。名在尋文。再讀心茫然。古來保族須忠節。受此幾人還覆滅。王家勲業而今傳。不在區區一方鐵。人生富貴知幾時。泰山作礪。徒相期。行人曾過表忠觀。風雨斷蘚埋殘碑。

舊傳識記有云。天目山垂兩乳。長龍飛鳳舞。到錢塘海門。一點巽峯起。五百年間。出帝王。或云晉郭璞作錢氏有國時。不欲其語聞之中國。更其末句云。異姓王。蘇子瞻作表忠觀碑。特表其事。首曰天目之山。

茗水出焉。龍飛鳳舞。萃於臨安。蓋全用識語也。

許由潁川陽城人。當唐虞時。隱武林山。稽留峯者。卽其遺蹟也。太平寰宇記。許由葛洪皆隱此。忘返。故號稽留史。記伯夷傳序。余登箕山其上。蓋有許由冢云。箕山在河南嵩少間。今昌化亦有箕山。

范平字子安。錢唐入。研窮典墳。遍該百氏。舉茂才。累遷臨海太守。有異政。孫皓時。謝病還家。吳平頻召不起。卒。詔諡文正先生。賀循勒碑紀其德行。三子爽。咸泉。並以文學知名。泉子蔚。關內侯。好學。有書七千餘卷。遠近來讀者。常百餘。蔚爲辦衣食。蔚子文才。幼亦知名。

褚陶。錢唐人。少不好弄。聰慧清閒。淡默。以墳典自娛。年十三。作鷗鳥水碓二賦。見者奇之。張華謂陸機曰。君兄弟龍躍雲津。顧彥先鳳鳴朝陽。謂東南之寶已盡。不意復見褚生。仕晉官至中尉。

褚伯玉字元璩。錢唐人。少有隱操。寡嗜慾。往剡居瀑布山三十餘年。隔絕交往。齊時王僧達爲吳郡。苦禮致之。伯玉不得已。停郡信宿。纔交數言而退。寧朔將軍邱珍孫欲屈見之。與僧達書曰。褚先生滅景雲棲。自非折節。何以致之。昔文舉棲冶城。安道入昌門。於茲三焉。却粒餐霞之士。不宜久羈。俟其返策。暨紆清塵。亦願助爲譬說。僧達答曰。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。索然爲朋松石。介於孤峯絕嶺者。積數十載。近固要其來。冀慰日夜。比談討芝桂。惜訪荊蘿。若已窺烟液。臨滄洲矣。君欲見之。敬當申譬。孫珍竟莫能致也。齊高帝手詔吳會二郡。以禮迎遣。辭疾。上不欲違其志。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。

杜京產字景齊。錢唐人。少恬靜。絕意榮宦。會稽孔覲。清剛有峻節。一見歎交。郡召主簿。州辟從事。稱疾去。除朝請不就。與同郡顧歡交。東山開舍授學。孔稚珪表薦京產。曰。竊見吳郡杜京產。潔淨謙虛。通和敏達。博通子史。沈吟道奧。家業窮巖。採芝幽澗。麻衣藿食者二十餘載。雖古志士。何以加之。謂宜釋巾幽谷。結組登朝。則巖谷含懷。薛羅起忤。不報。後以員外散騎侍郎召京產。曰。莊生持釣。豈爲白璧所回。辭疾不就。

范述曾字子元。錢唐人。初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。道惠曰。此子必爲王者師。齊高帝引述曾爲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師友。謇諤多諫爭。號爲周舍。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。爲永嘉太守。有惠政。去任之日。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。一無所受。惟持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。所得俸祿。皆以分施。及老。壁立無資。范元琰字伯珪。錢唐人。祖悅之。太學博士。召不至。父靈瑜居父憂。以毀卒。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。及長。好學。博通經史。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。祖母患癰。常自含吮。與人言常恐傷物。居家不出城市。雖獨居。如對嚴賓。見者莫不改容正色。家貧。惟以園蔬爲業。嘗出行。見人盜其菰。元琰遽退。母問盜者爲誰。答曰。向所以退畏其愧耻。今言其名。願不泄也。於是母子祕之。或有涉溝盜其筍者。元琰因伐木爲橋。以渡之。自是盜者大慚。一鄉無復草竊。

褚亮。錢唐人。少警敏。博記經史。陳後主召見賦詩。江總諸人皆服其工。入唐爲弘文館學士。官至散騎常

侍日見親倚。封陽翟縣侯。老於家。太宗征遼。子遂良從。詔亮曰。疇日師旅。卿未嘗不在中。今朕薄伐。卿已老。俛仰歲月。我勞如何。以遂良行。想君不惜一子於朕耳。善居加食。亮頓首謝。卒贈太常卿。陪葬昭陵。初太宗作文學館。以亮與杜如晦等十八人並爲學士。命閣立本圖像。亮贊之。號十八學士。天下慕向。謂之登瀛洲。

褚遂良字登善。亮子也。博涉文史。工隸楷。貞觀中。累遷起居郎。侍書。太宗嘗嘆曰。虞世南死。無與論書者。及見遂良。大奇之。帝方購義獻故帖。莫辨真僞。遂良獨論所出。無舛冒者。帝將有事泰山。星孛。遂良諫曰。此必天意有未合者。帝悟而止。遷起居注。帝欲觀史。遂良諫言。未聞天子自觀。帝曰。朕有不善。卿必記否。對曰。臣職載筆。君舉必書。時太子承乾廢。魏王泰間侍。帝許立爲嗣。因謂大臣曰。泰昨自投我懷中云。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。更生之日也。臣惟有一子。百年後當殺之。傳國晉王。朕甚憐之。遂良曰。陛下失言。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。授國晉王乎。陛下昔以承乾爲嗣。復寵愛泰。嫡庶不明。紛紛至今。若必立泰。非別置晉王不可。帝泣曰。我不能。卽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。立晉王爲皇太子。時飛雉數集宮中。帝問是何祥也。遂良曰。昔秦文公時有倕子化爲雉。雌鳴陳倉。雄鳴南陽。倕子曰。得雄者王。得雌者霸。文公得雄而霸。武爲寶雞祠。漢光陸得其雄。起南陽。有四海。始下本封秦。故雄雌並立。以告明德。帝悅曰。人之立身。不可以無學。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。拜中書令。帝寢疾。召遂良長

孫無忌曰。漢武帝寄霍光。劉備託諸葛亮。朕今委卿矣。太子仁孝。其盡誠輔之。謂太子曰。無忌遂良在而毋憂。因命遂良草詔。高宗卽位。封河南縣公。進郡公。帝將立武昭儀。召長孫無忌。李勣于志寧。及遂良入。或謂無忌當先諫。遂良曰。太尉國元舅。有不如意。使上有棄親之譏。又謂勣。上所重。當進曰。不可。司空國元勳。有不如意。使上有斥功臣之嫌。曰。吾奉遺詔。若不盡愚。無以下見先帝。旣入。帝曰。罪莫大於絕嗣。皇后無子。今欲立昭儀。謂何。遂良曰。皇后本名家。奉事先帝。先帝疾。執陛下手。語臣曰。我兒與婦。今付卿。且德音在陛下耳。何遽忘之。皇后無他過。不可廢。帝不悅。翼日復言。對曰。陛下必欲改立后者。請更擇貴姓。昭儀昔事先帝。身接帷第。今立之。奈天下耳目何。帝羞默。遂良因致笏殿階。叩頭流血。曰。還陛下此笏。乞歸田里。帝大怒。命引出。武氏從幄後呼曰。何不撲殺此獠。無忌曰。遂良受顧命。有罪不加刑。會李勣議異。武氏立。乃左遷遂良。潭州都督。顯慶二年徙桂州。未幾貶愛州刺史卒。

徐復字希顏。本莆田人。久遊吳中。因家杭州。精易通流衍卦氣之法。天文地理。遁甲占射諸家之說。律呂微妙之制。康定中。元昊叛。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。宋綬林瑀以復薦。召見問以天時人事。復舉京房易卦推所配年月日。謂時當小過剛失位而不中。宜在強君德。問西方用兵如何。復對太一守中宮。兵宜內不宜外。帝善其言。欲官之。固辭。留值登聞鼓院。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。歲餘歸禮。以束帛賜號冲晦處士。

葉曙字杲卿。錢塘人。生而穎拔。三試開府。率高等用。嘗試御前。恩授桂州司法。卒贈太子中允。杲卿在桂。有吳謐爲象州武化令而死。其妻挈二女歸閩。至桂而妻又死。杲卿哀其無歸。娶爲二子婦焉。家故饒財。諸弟盡用之。而求異籍。杲卿喟然曰。家事至此。繇吾祿不足以聚親族耳。汝曹何咎。師事林逋。逋篇翰爲當時二絕。杲卿盡得其妙。天禧末。錢塘有巨石浮於江。太守問逋。逋以問杲卿。乃按樵子五行志以應曰。其當在萬乘乎。未幾眞宗上仙。於是人服杲卿多聞。而始知樵子爲奇書也。

胡長孺字汲仲。婺州永康人。少博經史。下逮百氏。宋咸淳中。監重慶府酒稅。至元初。以知者薦入翰林修撰。出爲揚州教授。遷建康錄事。台州寧海簿。所至輒有異政。以疾辭歸。寓武林城中。長孺爲人光朗宏偉。明於心學。慨然以孟軻自許。其文章有金春玉撞之音。海內購求無虛日。鄉闈取士。屢司文衡。貴賤華文風丕變。趙子昂嘗爲羅司徒奉鈔百錠爲潤筆。請作乃父墓銘。汲仲怒曰。我豈爲近官作墓銘耶。是日汲仲絕糧。其子以情白坐上。諸客咸勸受之。汲仲卻愈堅。惟平生不苟取於人。故寧凍餒。有所不顧。汲仲送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。薄糜不繼襖。不暖謳吟猶是鐘。球鳴語之曰。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。年七十五。一夕正衣冠危坐而逝。所著有石塘稿五十卷。洪武初。祀於杭學鄉賢祠。楊仲弘贈汲仲詩云。先生惟達道久矣。樂山林致聘無雙壁。爲生過千金。身閒雲出岫。髮短雪盈簪。遁世猶吾志。同盟欲自今。